

·东瀛遗珍·

唐人乐郃《圆仁三藏供奉入唐 请益往返传记》校录

王 勇 王丽萍

日本入唐僧圆仁(794-864),俗姓壬生氏,下野都贺郡人。15岁随日本天台宗开山最澄出家,弘仁七年(816)受具足戒,承和五年(838)入唐求法,足迹遍布大江南北。承和十四年(847)归国,齐衡元年(854)任天台座主,受到朝野崇信。贞观六年(864)去世,谥号“慈觉大师”。

圆仁入唐求法 10 年之事迹,因他所著的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而广为人知。但圆仁回国时唐人乐郃相随东渡,所著《圆仁三藏供奉入唐请益往返传记》却鲜见国内外学人利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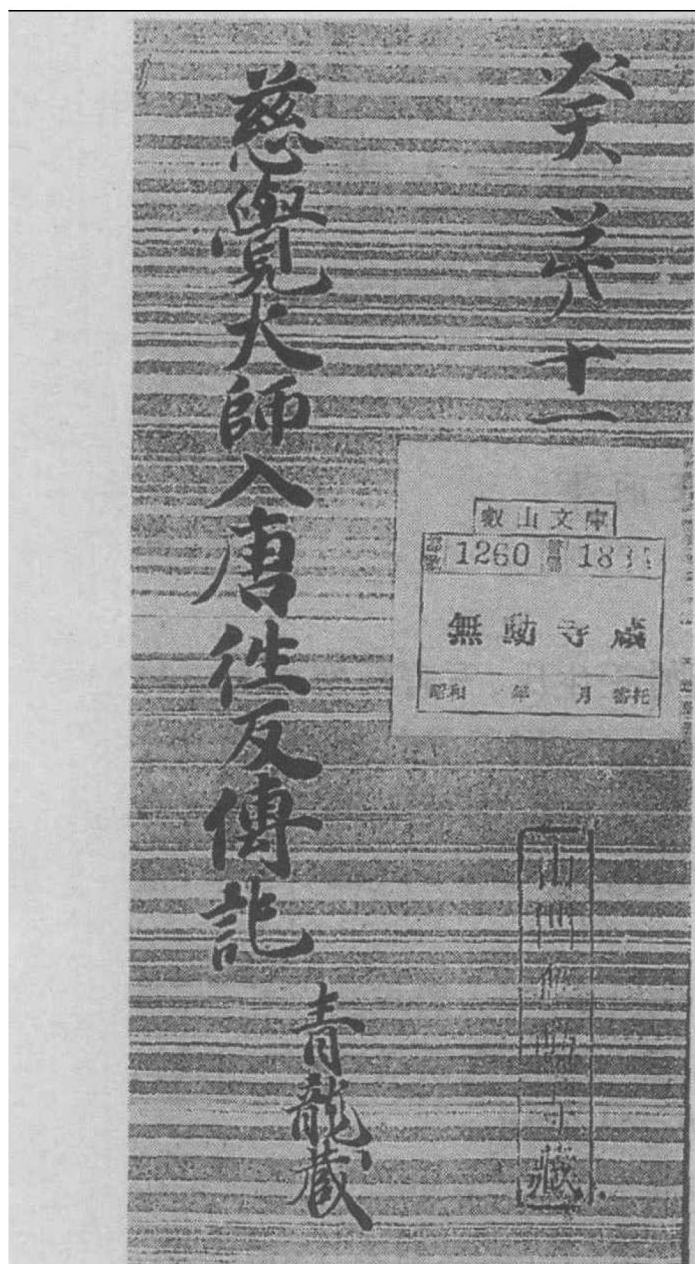
《圆仁三藏供奉入唐请益往返传记》成于唐宣宗大中元年(847)十一月二日,是最早的一部圆仁传记^①,虽然只有 1300 余字,但内容可与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相互印证,不仅是研究圆仁的第一手资料,而且是了解唐朝政治、文化、外交的珍贵文献。

查阅《日本国书总目录》,《慈觉大师入唐往返传》项下注明“一册”,别称“慈觉大师入唐往反记”、“入唐往返记”,著者“乐郃”,成书于“承和十四年”,并列出日本现存传本:

写本:明德院无动寺本(文化十年,真超写)

明德院无动寺本(文政十一年,豪实写)

来迎院如来藏本



刻本:实藏坊真如藏本(文久二年版)

明德院本(文久二年版)

排印本:《大日本佛教全书》(《游方传丛书》一)本

此外,另项著录排印本《圆仁三藏供奉入唐请益往返传记》,著者署“乐郃撰,慈本注”,成书于文政五年,收入《大日本佛教全书》(《天台霞标》一)。

综上所述,传世诸本以文化十年(1813)真超写本为最早,文政五年(1822)慈本注本次之,文政十一年(1828)豪实写本再次之,文久二年(1862)刻本更晚,《大日本佛教全书》(1912-1936)排印本殿后。以上诸本均成于19世纪后,令人感到遗憾。然而,未标年份的来迎院^②如来藏本,其实是现存最古的写本。小野胜年推定抄于镰仓时代,

1972年编制的《来迎院如来藏圣教文书类目录》判定为平安后期,约当两宋之交。

明德院所藏两种写本,一为真超所写,一出豪实手笔,两人名号虽异,实为一人,即真超在文化十年(1813)后改名“豪实”,故此二本属同一系统。真如藏刻本、明德院刻本为文久二年同版,《大日本佛教全书》收录两种版本亦同,都是据文政五年(1822)慈本的注本刊刻、排印的。而慈本注本是真超写本的校勘本,真超写本又依据来迎院如来藏本,所以现存诸本均出自来迎院如来藏本。

现存诸本的关系即如上,但各本的题名却不尽相同。首先,《日本国书总目录》把《慈觉大师入唐往返传》和《圆仁三藏供奉入唐请益往反传记》列为两种不同的书籍,显然不妥。《天台霞标》与《游方传丛书》收录的本子,虽然题名不同,但均有“文久二年”的刊记,又有慈本的跋语,属于异名同书,不应该列为两种^③。

从现存诸本的题名看,除《天台霞标》本题作“圆仁三藏供奉入唐请益往反传记”外,余本均作“慈觉大师入唐往返传”(“往返”一作“往反”)。然而这只是外题而已,各本卷首则题“圆仁三藏供奉入唐请益往返传记”(“往返”一作“往反”)。考“慈觉大师”名号,乃圆仁去世后所得谥号,乐郃在圆仁生前撰写传记,不可能使用谥号,则原题应该是“圆仁三藏供奉入唐请益往返传记”。

本文校录主要依据真超写本(1813年)、豪实写本(1828年)、明德院本(1862年)、《天台霞标》本及小野胜年据如来藏本的录文(小野录文)^④。

《圆仁三藏供奉入唐请益往返传记》

且夫地虽沃壤,非播种而田则荒;百谷用成,非阳和而苗

追考

慈覺大師別傳云 寬平入道親王撰

唐客四十餘人賜衣糧是實將大師歸本朝也

嘉祥元年春奉詔入京

又改十一年四月日以元年書寫之本更寫一本

敬藏執行探題前大僧正豪實識

好

必是二字不
可解疑誤
得

圓仁三藏供奉入唐請益往返傳記
旦夫地雖沃壤非播種而田則
荒百穀用成非陽和而苗不實
竊聞日本政化人一其心苟非
宿植善緣必是多生幸會好生
惡煞豈止公候崇善修文達于
士庶雖專佛理祇得升堂數百

不实。窃闻日本政化，人一其心。苟非宿植善缘，必是^[1]多生幸会。好生恶煞^[2]，岂止公候；崇善修文，达于士庶。虽专佛理，祇得升堂^[3]；数百年来，衣珠未启。每居火宅，焉知外有三车；逃逝虽还，岂测家藏七宝。

[1] 必是：《天台霞标》本改作“宁得”。“苟非”与“孰能”等连用，表示后项结果以前项条件为前提；但“苟非”还有一个用法，表示两者择一。《周书·薛琄传》（卷

三十五）：“设官分职，本康时务；苟非其人，不如旷职。”据此，“苟非”与“必是”搭配亦可。

[2] 恶煞：小野录文作“恶缘杀”，“缘”系衍字。“煞”，《天台霞标》本作“杀”，义同。

[3] 祇得升堂：祇，《天台霞标》本作“稍”，他本皆同，作“仅”解。升堂，小野胜年释作“高位”，不确。当指略窥学问门径。《论语·先进》：“由也升堂矣，未入于室也。”

会以今上^[1]初登九五,尤务善门,为欲度脱于有情,遂效汉明之故事。乃驰心国内,游想云林;散觅辩惠^[2]高僧,旁求多闻大德。故知时雨将降,山川出云;嗜欲将至,有开必先^[3]。

[1] 今上:指唐宣宗(李忱),会昌六年(846)三月即位,佛教经武宗灭佛后得以稍振。此篇撰于承和十四年(847),故有是称。

[2] 辩惠:指聪明而有辩才。真超写本、《天台霞标》本误作“辨惠”。

[3] 嗜欲将至,有开必先:语出《礼记·孔子闲居》:“耆欲将至,有开必先。”《礼记注疏》(卷五十一)孔颖达疏:“耆欲将至者,耆欲谓王位也。王位是圣人所贪,故云耆欲;方欲王天下,故云将至。有开必先者,言圣人欲王天下,有神开道,必先豫为生贤知之辅佐。”嗜,通“耆”;开,诸本多作“闻”,唯小野录文作“开”,但小野胜年误考:“有开必先:开,恐为‘闻’之讹,当改作有闻。”

上^[1]乃专意揣求,果获圆仁大德。圣意以本国贤良善根,已因多劫;惛惛众庶,非释教厥道转迷。欲以无上善缘,救度沉沦群品^[2]。是以盥食^[3]思弘至道,宵衣愿达深微。缅思五印土中,法^[4]与支那不异。邀师为国,西诣大唐。求思大^[5]之旨言^[6],究六祖^[7]之妙义。将还此国,普润群生。勿惮罷音疲劳^[8],乃心缺望。

[1] 上:指日本仁明天皇。

[2] 群品:小野录文作“郡群品”,“郡”恐衍字。“群品”为佛教用语,指芸芸众生。

[3] 盥食:“盥”,小野录文作“肝”,判读为“胆”,俱误。“盥食”与后文“宵衣”连用,谓天黑了才进食,天未明就起床,用以歌颂帝王勤于政事。

[4] 法:小野录文作“注”,《天台霞标》本改作“乃”,真超写本考云:“注,恐误。法。”从之。

[5] 思大:思大师,即“慧思”。传说转世为日本圣德太子,被日本天台宗崇为祖师。

[6] 旨言:《天台霞标》本作“卓言”,小野胜年校勘、真超写本批注也以“卓言”为是。然余本均作“旨言”,与后句“妙义”对仗,文意也通,故存之。

[7] 六祖:《天台霞标》本注云:“本师稿本注云:‘六祖者,荆溪大师也。’”小野胜年释作禅宗六祖惠能。

[8] 罷劳：“罷”，诸本下有“音疲”注音，“罷”读若“疲”，表示疲劳、惫乏。

仁供奉德因本固，惠自天生^[1]。既受纶言，果賚^[2]宿志。遂于其岁，命上足惟政^[3]而行。囊不贮金，手空持^[4]锡；东辞日本，西顾大唐。虽历险涉于沧溟，若嬉游渡于阿耨^[5]。经行九土^[6]，登陟五台。闻善靡不参寻，睹经靡不抄览。或居外府，为方岳^[7]钦崇；及处京华，获帝王瞻仰。

[1] 生：真超写本似“上”，《天台霞标》本、明德院本作“工”，此从小野录文。

[2] 賚：小野录文、真超写本、豪实写本作“齐”，义不畅。从《天台霞标》本、明德院本。

[3] 惟政：《天台霞标》本考注：“《大师别传》及《续日本后纪》作‘惟正’。”

[4] 持：真超写本误作“特”。

[5] 阿耨：佛教语，此处为“阿耨达池”略称，意译为“无热恼池”。真超写本作“阿耨”，形讹。

[6] 九土：犹言“九州”，即指天下。《旧唐书》卷二十二：“四海沦于沸鼎，九土陷于涂原。”

[7] 方岳：真超写本、小野录文均作“方面”，此从《天台霞标》本、明德院本。传说尧命羲和四子掌四岳，称四伯，至其死乃分岳事，置八伯，主八州之事。后因称州郡或一方之首长为“方岳”。

六年住于资圣，旦^[1]暮公卿继来。敕使音史内养安存，神有加毗^[2]雍护^[3]。至于给舍员郎^[4]、内官高品，在长安再闰^[5]，讨寻顶礼者，内不下百^[6]；或则持香献果，或有舍施资财。皇帝常馈斋粮^[7]，至信每供衣钵。彼乃燃金食玉^[8]，薄福者不可须臾暂居。而供奉常持^[9]忍辱在心，断得贪嗔离己。故居桂玉^[10]，曾不栖迟；纵处荒年，岂愁香饭。

[1] 旦：真超写本、豪实写本作“且”，误。

[2] 加毗：毗，此作动词，有庇护之义，如“毗佐”。豪实写本作“毘”，义同。

[3] 雍护：雍，通“拥”。扬雄《甘泉赋》：“定秦时，雍神休。”

[4] 给舍员郎：“给舍”，古为纳言之官，此为给事中及中书舍人之并称；“员郎”，员外郎之省称。真超写本批注，认为是“给事舍人员外郎也”之略，不

确。

[5] 再闰：真超写本、豪实写本、小野录文均同，《天台霞标》本、明德院本改作“两街”。真超写本批注：“闰，恐问。”豪实写本批注：“闰，疑误。问。”圆仁开成三年(838)入唐，开成四年(839)一月为闰月，会昌元年(841)九月也是闰月。所谓“再闰”，当指在长安经历二次闰月，改“再问”或“两街”无理。

[6] 内不下百：“内”，诸本皆同，小野胜年考注：“内，系‘日’之误。”吟味前后文脉，指在长安期间，“讨寻顶礼者”中，“给舍员郎、内官高品”不下百人。

[7] 斋粮：真超写本误作“齐粮”。

[8] 燃金食玉：燃金、食玉俱言其贵。《周礼注疏》卷六：“王齐则共食玉。”[唐]贾公彦疏：“谓王祭祀之前，散斋七日，致斋三日，是时则共王所食玉屑。”玉，豪实写本误作“王”。

[9] 持：真超写本误作“特”。

[10] 桂玉：真超写本作“桂王”，豪实写本批注：“桂玉，疑误。桂土。”“桂玉”原义富贵宝地，借称京师，此指长安。[元]陶宗仪《说郛》卷十四上“桂玉”条：“京师薪如束桂，膏肉如玉，世以桂玉之地为京师。”

供奉昼乃逢迎宾客，夜则剖览修多^[1]。三藏妙因，一见皆悟。两街大德，五岳禅僧，尽与校^[2]量，精穷义理。至于真如秘密，玄妙觉心，彼则指实喻空，将空喻性。师乃觉有非有，悟性亦空。三乘^[3]之理备详，不二之门顿得。

[1] 修多：梵语音译词“修多罗”之略，指佛教经典。

[2] 校：《天台霞标》本作“校”，二字相通。校量，即较量、比试。

[3] 三乘：真超写本作“三业乘”，“业”为衍字。

既而惠有余地，心镜转明；智愈众人，学兼内外。闻善相告，见义必为。学唐言即有梁汉之正音^[1]，仿梵书乃^[2]同迦叶之真体^[3]。言辞俯仰，曾不失口于人；礼度谦恭，未常愠见^[4]于客。足可以为模范，足可教导后来。

[1] 梁汉之正音：梁，泛指南方；汉，泛指北地；正音，标准发音。

[2] 乃：真超写本、豪实写本、小野录文脱字，据《天台霞标》本、明德院本补。

[3] 迦叶之真体：迦叶，即“迦叶佛”省称。相传佛足石上的梵文出自迦叶，

如《唐大和上东征传》载:“其鄆山东南岭石上,有佛右迹;东北小岩上,复有佛左迹……千辐轮相,鱼印文分明显示。世传曰:‘迦叶佛之迹也。’”故“迦叶之真体”表示梵书纯正。

[4] 愠见:愠,怨恨、愤怒。诸本皆作“蕴见”,惟豪实写本作“愠见”。“蕴”当“愠”之误,《天台霞标》本等考注,认为二字相通,似无根据。语见《论语·灵公》:“在陈绝粮,从者病,莫能兴。子路愠见曰:‘君子亦有穷乎?’”《论语集解义疏》卷八[梁]皇侃疏:“子路愠见者,弟子皆病,无能起者,唯子路刚强,独能起也。心恨君子行道,乃至如此困乏。故便愠色而见孔子也。”

供奉则艺痒思还,帝^[1]乃悬心万里。遂令弟子性海^[2],赍诏迓^[3]归。唐国帝闻,怆然惜别。敕书手诏,数已^[4]盈箱;制诰诸蕃^[5],悉令勤仰^[6]。公侯卿士,雨泪而辞;供奉名僧,若离亲戚。门^[7]明友^[7],无不凄然;资圣仁人,悉皆流涕。

[1] 帝:从后文看,事在承和十三年(846),仍是仁明天皇治世。

[2] 性海:承和十三年乘唐商李邻德船入唐,四月托新罗人王宗通报空海,五月空海托王宗带信召唤性海,十二月性海抵达楚洲,将太政官牒、延历寺牒、小野恒柯(大宰小式)的书信及仁明天皇赐予的黄金等交给圆仁。

[3] 迓:真超写本、豪实写本、小野录文作“迓”,《天台霞标》本、明德院本作“迎”,二字形类义近,均作“迎接”解。

[4] 已:《天台霞标》本、豪实写本作“卷”,明德院本作“卷”异体字。“数卷”不足于“盈箱”,故以真超写本、小野录文之“已”为佳。

[5] 诸蕃:豪实写本注“蕃,疑藩”,考云:“唐时,如今之国主者,皆云诸藩镇。”认为是翰林藩镇之略,令人难以首肯。此处“诸蕃”,恐指外蕃诸国。

[6] 勤仰:《天台霞标》本、豪实写本、明德院本作“勤作”。真超写本为“仰”草体,小野录文当是。豪实写本考云:“令翰林藩镇勤作送别诗文。”则过于穿凿。

[7] 门^[7]明友:真超写本、豪实写本作“门^[7]有友”,《天台霞标》,本作“门^[7]明友”,明德院本作“朋友”。豪实写本批注:“门下恐脱字;‘有’字误,‘明’。”“有友”不妥,当作“明友”或“朋友”。至于“门”后阙字,小野胜年认为是“弟”或“下”,豪实写本考注:“门下恐‘客’字。”权补“侣”字。

以唐会昌五载,离彼长安,陆往登州。今岁季秋,方帆渡于

巨海;不逾十日,已达日源。想念因由,事归道力。兼与大唐^[1]数客,同载而还。或有志在琴书,或则好游山水;其有^[2]簪缨鼎族,或是累世衣冠;或则术比扁秦^[3],或有义同管鲍^[4];文能备体,武勇^[5]绝伦,皆受供奉厚恩^[6]。

[1] 大唐:真超写本、小野录文作“大大唐”,“大”衍一字。

[2] 其有:《天台霞标》本、明德院本作“共是”,但与后句“或是”不协。真超写本空一字,豪实写本批注:“‘其’下恐脱字,似有‘徒’小字。”小野录文作“其有”,从之。

[3] 扁秦:小野录文、真超写本、豪实写本作“扁秦”,《天台霞标》本、明德院本作“扁仓”,小野胜年认为“扁秦”乃“扁仓”之误。“扁仓”系古代名医扁鹊、仓公的并称。《周礼》:“可知审用此者,莫若扁鹊仓公。”[唐]贾公彦疏:“云审用此者,莫若扁鹊、仓公者。依《汉书·艺文志》:大古有岐伯、榆树,中世有扁鹊、秦和,汉有仓公。若然,扁鹊在周时,仓公在汉世,此二人知气色之候者也。”扁鹊、仓公时代相隔久远,而秦和与扁鹊同为周时人。则“扁秦”连用,不误也。

[4] 管鲍:春秋时人管仲和鲍叔牙的并称,两人相知最深,后常用以比喻挚友。[晋]袁宏《后汉纪》卷九:“廉范……与洛阳亭长疾鸿为刎颈之交,时人称曰:‘前有管鲍,后有庆廉。’”

[5] 武勇:诸本皆同,唯小野录文作“武雄”,恐笔误。

[6] 厚恩:真超写本、豪实写本作“原恩”。豪实写本考注:“原,疑厚。”当是。

供奉愍同骨肉,乃至分衣共暖,减食均食。欲知菩萨化身,即仁供奉大师是也。能令沧溟万里,平如指掌之涂;两国虽遥,可比荆吴之近。自离日本,十载大唐^[1],遂使^[2]一音之义遍闻,甘露之言^[3]均润^[3]。今则国异法同,人殊道^[4]合^[4]。岂不因我承和国王,普为兆人^[5],劝请^[6]大师之力也。

[1] 十载大唐:诸本均断作“自离日本十载,大唐遂使一音之义遍闻”,此为诸误之源。《天台霞标》本、明德院本作“十载在唐”;真超写本批注:“‘十载’下似脱‘于兹’二字。”豪实写本空二字,批注略同。此文若以四六骈体断句,往往文脉通畅。文中多用“大唐”,不必意改为“在唐”。

[2] 使:真超写本形近“便”,参酌文意,判读作“使”。

[3] 均润:均,真超写本此处损字,批注:“疑均。”小野胜年推测是“均”或“悉”,豪实写本批注:“蚀残遗画,似‘均’字。”《天台霞标》本、明德院本补“均”,从之。

[4] 道合:“合”,真超写本、豪实写本此处损字,批云“疑合”、“道下亦似‘合’字”。《天台霞标》本、明德院本俱补“合”字,当是。

[5] 兆人:真超写本作“非人”,小野录文亦同。此从《天台霞标》本、豪实写本、明德院本。

[6] 劝请:“劝”,小野录文为“勤”,当以“劝”为善。二字形近,极易误判。

郃望本南阳,寓居西蜀。幼常好学,不事生涯^[1]。应举无成,思游本国。郃以叔任道州^[2]刺史,名公文^[3];叔任度支员外郎,名坤。伏以鸾索之后,显达亦^[4]多;或已薨亡,不敢具载。当今荣显,唯叔父二人。顾已远地无亲,略言本末,欲使他年鱼雁,寻知苗裔之由;人信往还,冀有谁何之问。

[1] 生涯:真超写本批注:“涯,恐产。”豪实写本、《天台霞标》本、明德院本均作“生产”。此据小野录文。“生涯”有“生计”、“财物”义。[宋]周密《齐东野语》卷十四:“余备历险阻,拙事生涯。”

[2] 道州:真超写本作“道道州”,小野胜年录本亦同,“道”衍一字。隋开皇十六年(596)置,治所在酃城县(今河南省酃城县),大业初废。唐武德四(621)复置,贞观元年(627)废,寻又复旧。

[3] 公文:真超写本、豪实写本作“公父”,其他诸本均作“公文”。

[4] 亦:真超写本作“示”,其他各本俱作“亦”。

郃以学非内典,况供奉^[1]艺广难穷,辄以九九薄能^[2],取纪摩腾^[3]之德。所书传记,未尽微猷。粗述往返之因事,略陈于^[4]一二。时承和十四年十一月二日,大唐乡贡进士乐郃撰上。

[1] 供奉:供,小野录文、真超写本脱一字,豪实写本、《天台霞标》本二字俱脱。

[2] 九九薄能:“能”,诸本皆脱字,小野录文、豪实写本、《天台霞标》本补“能”,真超写本补“之情”,当以前者为是。语见[汉]刘向《说苑》卷八:“齐桓公设庭燎,为士之欲造见者,期年而士不至。于是,东野鄙人有以九九之术见者。桓公曰:‘九九何足以见乎?’鄙人对曰:‘臣非以九九为足以见也,臣闻主君’

庭燎以待士,期年而士不至。夫士之所以不至者,君天下贤君也,四方之士皆自以论而不及君,故不至也。夫九九薄能耳,而君犹礼之,况贤于九九乎?夫太山不辞壤石,江海不逆小流,所以成大也。”所谓“九九”,如今孩童背诵之珠算口诀,言其浅显。

[3] 摩腾:即摄摩腾,后汉永平十年(67),应明帝之请,与竺法兰携经卷与佛像至洛阳,住白马寺,译《四十二章经》,为我国译经之滥觞。此以摩腾喻圆仁。

[4] 于:真超写本批注:“于字衍文。”

注:

① 乐郃的《圆仁三藏供奉入唐请益往返传记》不仅是最早的圆仁传记,甚至比圆仁的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(记事终于承和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)成书略早。

② 来迎院位于京都左京区,由天台僧良忍始创于1109年。

③ 《天台霞标》本的慈本跋语,多“文政五年秋八月”的日期。

④ 小野胜年:《关于〈圆仁三藏供奉入唐请益往返传记〉》,载《东方宗教》第四十号,1972年11月。

作者工作单位:王勇,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

王丽萍,浙江财经学院